

**语言的使用**

在语义学那一章里，我们谈到“意义”一词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并对其中 的几种作了讨论。但是还有一种重要的意义我们没有涉及。假定有人对你说 “You're a fool(你是傻瓜)”,你一般都会反问：“What do you mean?( 你 什 么意思?)”这并不是因为你不知道句子中各词的意思，也不是因为句子的结 构太复杂，让你难以理解。你清楚地知道you 指谁，fool 有什么涵义，也知道 句子的结构。你不知道的是说话人为什么说这句话，他有什么意图。或者，你 知道说话人的意图，却想用 “What do you mean?”来反驳对方的说法。你这 里用的并不是句子的概念意义。

这种意义有时称为“说话人意义”“话段意义”①或者“语境意义”。这种 意义跟我们在语义学中研究的意义不同，对它的解读更多地依赖于说话人是 谁，听话人是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这句话。总之，它取决于语境。研 究这种意义的学科叫**语用学**(Pragmatics)。因为这种意义部分来自语言的使 用环境，语用学也可以定义为研究语言使用的学科。如果我们把意义分成两 大类， 一类与所用的词密切相关，较稳定，是固有意义(语义学研究的意义), 另一类与语境密切相关，不太确定，是附加意义(语用学研究的意义),那么 我们就可以说pragmatics=meaning-semantics (语用学意义=意义一语义学 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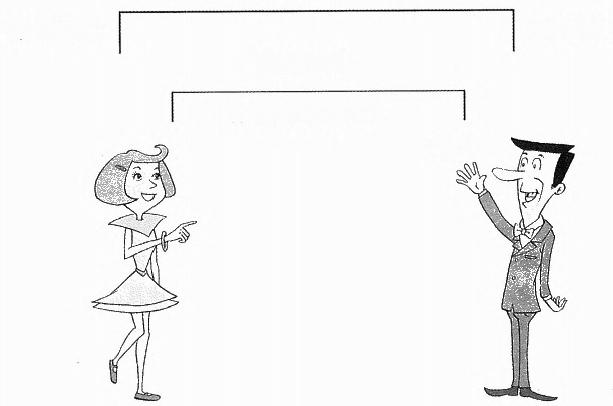
**8.1 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是牛津哲学家奥斯汀(Austin) 提 出 的，是研究语言使用的第一个重要理论。奥斯汀从1952年开始讲授他的理 论。1955年，他去美国哈佛大学做威廉 · 詹姆斯讲座时，修订了自己的讲稿，



①“话段”(utterance) 可以定义为实际运用中的语言片段。从这种角度，我们可以把意 义分成两类：一类是与词和句子相关的意义；另一类是与话段相关的意义。词和句子是语言系统 的抽象单位；话段是实际运用中的语言的单位。但在文献中，“句子”和“话段”的英语对应词 sentence 和utterance并不总是分得很清楚。而且，utterance也可译作“话语”。

SPEECH ACT

QUESTION

**ANSWER**

CONTENT

Where's the beef?

??????

把题目从《言与行》(Words and Deeds)改成了《怎样用词做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该讲稿在他去世后，于1962年出版。

**8.1.1** **施为句和叙事句**

奥斯汀提出自己理论的第一步是把句子分成两类：施为句和叙事句。在 《怎样用词做事》中，奥斯汀认为下面的句子并不是用来描述事物的。它们没 有真假。说出这些句子就是，或者部分是，实施某种行为。所以这些句子称为 施为句(Performative), 其中的动词(如name) 叫施为性动词。

例 8 - 1

a.I name this ship the Queen Elizabeth.(我把这艘船命名为“伊丽 莎白皇后号”。)

b.I bequeath my watch to my brother.(我把手表遗赠给我弟弟。)

c.I bet you sixpence it will rain tomorrow.(我用六便士跟你打赌明 天会下雨。)

d.I promise to finish it in time.(我保证按时完成。)

e.I apologize.(我道歉。)

f.I declare the meeting open.(我宣布会议开始。)

g.I warn you that the bull will charge.(我警告你这头公牛会撞人。)

相反，化学老师在演示实验时说的例8-2,却不是施为句。它只是描述 了说话人在说话时所做的事。说话人不能通过说这句话把液体倒入试管，他

必须同时做倒液体的动作。否则，我们可以说他作了虚假陈述。这样的句子 叫**叙事句**(Constative)。

例 8 - 2

I pour some liquid into the tube.(我把一些液体倒入试管。)

虽然施为句没有真假，但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才是合适的。我们把奥斯汀 提出的合适条件简化如下：

A.(i) 必须有一个相应的规约程序；并且 (ii) 相关的参与者和环境是合 适的。

B. 该程序必须正确全面地得到执行。

C. 通常，(i) 有关人员必须有相关的思想、感情和意图；而且(ii) 必须有 相关的后续行为。

例如，在新船下水仪式上，只有被指定的那个人才有权给船命名，并且这 个人必须说出符合命名程序的话；遗赠手表的人必须有一块手表；如果第二天 是晴天，那么,打赌会下雨的人必须给另一个参与者六便士。

但是，奥斯汀很快认识到，这些条件只适用于部分情况。有些情况，并不 需要规约程序来完成。例如发誓，可以说 “I promise”, 也可以说“I give my word for it”,没有严格的程序。另一方面，所谓的叙事句也可能必须满足其中 的某些条件。例如，说“The present King of France is bald(法国现在的国王 是个秃子)”是不合适的，就像一个没有手表的人说“I bequeath my watch to my brother”一样。它们都假定存在某种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而且说叙事句 时，说话人也必须要有相关的思想、感情和意图。例如，我们不能说 “The cat is on the mat,but I don't believe it(猫在垫子上，但是我不相信)”。

后来，奥斯汀尝试从语法和词汇上找到区分施为句和叙事句的标准。他 注意到，典型的施为句一般用第一人称单数主语、 一般现在时、直陈语气、主 动语态、施为性动词。不过也有反例。用被动语态的，如 “Pedestrians are warned to keep off the grass(行人禁止践踏草坪)”,还是很常见。在非正式 场合，其他语气和时态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不说“I order you to turn right( 我 命令你向右转)”,而只是简单地说“Turn right(向右转)”。陪审团可以不说“I find you guilty(我裁决你有罪)”,而说 “You did it(你犯了罪)”。最明显的 例子可能是“Thank you”。因为没有主语，表面上看起来像个祈使句，但实际 上这是个施为句。通过说这句话，说话人表达了对听话人的谢意，没有必要再 做别的事，虽然对方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不能只是口头上谢我。”

另 一方面，state 一般用来叙述事情，是最典型的叙事动词，却也可以被用 来做事。说“I state that I'm alone responsible(我声明我承担全部责任)”的 时候，说话人就发表了声明，承担了责任。换句话说，看来施为句和叙事句的

区分很难维持，所有的句子都能用来做事。

**8.1.2** **行事行为理论**

在《怎样用词做事》的后半部分，奥斯汀尝试从一种新的角度来解决这个 问题，重新讨论在什么意义上说话就是做事。

他认为，说话可以在三种意义上被看成做事。第一种是普通意义。那就是， 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移动发音器官，发出按照一定方式组织起来并被赋予了一 定意义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当有人说“Morning!” 时，我们可以问“他做 了什么?”,而不问“他说了什么?”。答案可以是他发出了一个声音、单词或 者句子 — —“Morning” 。 这种意义上的行为叫**发话行为**(Locutionary Act) 。 然而，奥斯汀认为在发话行为中还有一种行为，“在实施发话行为的时候，我 们同时也在实施另一种行为，例如：提出或回答问题，提供信息、保证或警告， 宣告裁定或意图，公布判决或任命，提出申诉或批评，作出辨认或描述，等等” (Austin,1962:98-99) 。 因此，回答说了“Morning!” 的人做了什么这个问

题时，我们完全可以说：“他表达了问候。”

换言之，我们说话时，不只是说出一些具有一定意义的语言单位，而且说 明我们的说话目的，我们希望怎样被理解，也就是奥斯汀说的具有一定的语 力。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说“Morning!” 有问候的语力，或者说，它应 该被理解成问候。这是说话可以是做事的第二种意义，这种行为叫**行事行为** (I1locutionary Act)。奥斯汀承认语力可以被看成意义的一部分，这时的意义 是广义的。就我们刚才讨论的例子，我们也可以说“他的意思是问候”。在本 章开头的那个反问句“What do you mean?”中 ，mean 也是广义的。但是奥斯 汀主张还是把语力与意义区分开，后者只用作狭义，只指较稳定的固有的意义。 语力，或者叫**行事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相当于说话人意义、语境意义 或附加意义，可以译成汉语的“言外之意”。不过illocutionary act 不能翻译 成“言外行为”,因为这个前缀i1-的意思是“内”,而不是“非”。

说话可以被看成做事的第三种意义，涉及话语对听话人产生的效果。通过 告诉听话人某事，说话人可以改变听话人对某件事的观点、误导他、让他惊奇， 或者诱导他做某事，等等。不管这些效果是否符合说话人的本意，它们都可以 看作说话人行为的一部分。这种行为，叫作**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

例如，说 “Morning!” 的时候，说话人表示他想和听话人保持友好的关系。 这种友好的表示无疑会对听话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对话双方的关系很正 常，效果可能不太明显。但如果两人的关系有些紧张， 一方说出一个简单的 “Morning!”,就可能使他们的关系发生很大的变化。听话人可能会接受他这 种友好的表示，和他重归于好。如果是这样，回答“他做了什么?”时，我们 就可以说：“他和朋友重修旧好了。”也可能，听话人对说话人有偏见，把他的

友好表示看成是虚伪的， 一句问候语反而使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了。虽然这 并非说话人所愿，但这的确是他的取效行为。这是行事行为跟取效行为的另 一点不同，前者与说话人的意图有关，而后者与此无关。

如果这样定义，那么语言学家历来研究的就是发话行为。他们关心怎么 发音，怎么组词，怎么造句，它们又有什么固有的意义。取效行为涉及许多现 在仍然没有搞清楚的心理和社会因素。所以奥斯汀真正关注的是行事行为。 在这个意义上，言语行为理论实际上就是行事行为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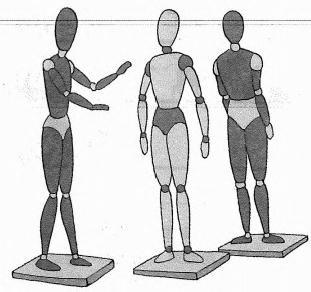
这个概括性更强的理论适用于所有的句子。前面所讲的施为句只是比较 特殊的一类，它的行事语力已由施为性动词清楚地表明。

**8.2** **会话隐含理论**

语用学中第二个重要的理论就是会话隐含理论，由牛津大学的另一位哲 学家格赖斯(Grice) 提出。有证据表明，格赖斯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构 建这一理论的，但是直到1967年他在威廉 ·詹姆斯讲座作演讲时，这一理论 才公之于世。1975年，部分演讲稿发表，题为《逻辑与会话》,我们介绍的内 容主要以这篇文章为基础。

**8.2.1** **合作原则**

格赖斯注意到，在日常会话中人们并不总是直白地告诉对方某事，而是暗 示对方。例如，C 在银行工作，是A和B 共同的朋友，当A问B 关于C 的近况时， B 可能会回答“Oh quite well,I think;he likes his colleagues,and he hasn't been to prison yet(哦，我想应该不错。他喜欢他的同事，也还没有坐过牢)”。 这里，B 肯定暗含了什么,虽然他没有直说。格赖斯认为我们可以区分B 这时 的明说跟暗含(或暗示、意会)。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个从 电影里找到的汉语的例子。男孩对女孩说“你不戴眼镜的时候很漂亮”,女孩

立即回了一句“我戴眼镜的时候一定很 丑了”。男孩有理由否认他这样说了，但 是他不能否认自己多少暗含了这一点。 在逻辑语义学那部分我们讲到了“蕴涵” (implication),为了避免混淆，格赖斯新 造了一个术语——“隐含”(implicature)。

他试图弄明白，人们是怎样传递没有明 确说出来的隐含的。

他的答案是，会话是有规律的。“我 们的交谈通常不是由一串互不相关的话

语组成的，否则就会不合情理。它们常常是合作举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参 与者都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其中有一个或一组共同目标，至少有一个彼此都接 受的方向”(Grice,1975:45) 。 换句话说，我们好像遵循了这样的原则：“使 你所说的话，在其所发生的阶段，符合你所参与的交谈的公认目标或方向”(同 上)。这个原则叫**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CP)。

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CP, 格赖斯引入了下面四条准则(Maxim):

**数量**(Quantity)

1.使你的话语如(交谈的当前目的)所要求的那样信息充分。

2.不要使你的话语比所要求的信息更充分。

**质量(** Quality)

设法使你的话语真实。

1.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

2.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关系**(Relation)

要有关联。①

**方式**(Manner)

要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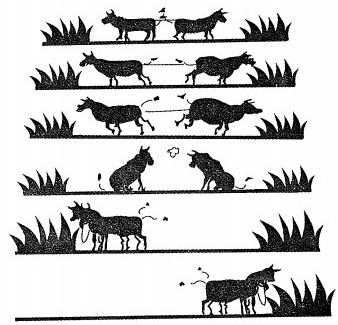
1.避免含混不清。

2.避免歧义。

3.要简练(避免冗长)。

4.要有序。(同上：45-46)

有关合作原则及其四条准则的表述用的都是祈使句，这使很多读者误认为

它们是规范性的：告诉说话人应该怎 样做。而事实上，合作原则意图描写 会话中实际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我 们说话的时候， 一般会有合作原则和 四条准则这样的东西在指导着我们， 虽然这可能是潜意识或无意识的。我 们会努力用清楚的方式提供充足的、 真实的、相关的信息。听话人也会努 力这样去理解他们听到的话。在前面 关于有人在银行工作的例子里，A 假



① 格赖斯注意到数量准则的第二条次则和关系准则部分重叠。多余的信息就是不相关的， 所以，数量准则的第二条次则可能是不必要的。有关关系准则的准确解释问题后来在语言学家中 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详细情况我们将在后格赖斯理论部分介绍。

定B 提供的信息都是相关的，B 关于C 喜欢他的同事、还没坐过牢这些话一定 有所指，这样，A 就会努力找出B 的隐含意义，或者说是隐含(Implicature)。

有时说话人会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会有某种隐含，如果他不想让听话人 这样想，他就会说明他没有这个意思。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1999年4月14 日朱镕基总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朱总理的演讲首先提及麻省理工学院， 他说，当他在清华大学(被称为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就憧憬着有 一天能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并且拿到学位。然而，他接着说：“但是，校长先 生请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要个荣誉学位。”

在某种意义上，合作原则可以看作不成文法，就像“如果发生沉船事件要 先救妇女和儿童”“在学术会议上不得进行人身攻击”“礼尚往来”“两军对阵， 不斩来使”。

**8.2.2** **准则的违反**

使用原则和准则这两个术语，并不是说每个人一直遵守合作原则及其四 条准则。人们会违反准则，会撒谎，所以格赖斯的《逻辑与会话》的后半部分 讨论了违反准则的问题。

格赖斯首先区分了说谎与其他的违反准则的情形。他认为，会话隐含只 有依赖合作原则才能推导出来。如果说话人故意对听话人隐瞒事实，那么准 确理解他的话语的前提就不复存在；尽管只有听话人认为说话人遵循了合作原 则，说谎才能获得成功。换言之，谎言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会话隐含。因此，格 赖斯详细讨论的都是一些显而易见的违反准则的事例。说话人清楚地显示出 他违反了某些准则，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仍然可以被认为遵守了合作原则。

关于违反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格赖斯用的例子是，假定 A 给他的一个 去应聘哲学讲师职位的过去的学生X 写推荐信。信里说：“亲爱的先生，X 先 生精通英语，能正常出席讨论会。某某签名。”格赖斯评论说：“A 不可能是要 退出，如果他不想合作，为什么要写信呢?那人是他的学生，他不可能不了解 情况；而且他也清楚他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因此，他一定是想传递他不愿写 下来的信息。如果是这样，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他认为X 先生哲学学得并不 好。所以，这就是他想隐含的。”(同上：52)

有时候，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可能会与质量准则发生冲突。假定A 向 B 打听C 住在哪儿，B 回答说“Somewhere in the south of France(法国南部的 某个地方)”。显然，B 没有提供充足的信息量，但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不是 很清楚确切地址。为了遵守质量准则，他只好违反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

同义反复句是违反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的极端例子，如：Boys are boys (男孩就是男孩);War is war(战争就是战争)。从表面上看，从言传的角度看， 这两个句子没有提供什么信息。但是从深层看，从意会的角度看，它们都提供

了信息。它们传递的隐含可能是“男孩的天性就是淘气、顽皮”,“为战争的悲 惨而痛苦是没用的，只要发生战争就会有灾难。这就是战争的本质”。

下例是违反数量准则第二条次则的一个例子：

例 8 - 3

A:Where is X?(X在哪儿?)

B:He's gone to the library.He said so when he left.(他去图书馆了。 他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实际上，B 的第一句话已经回答了A 的问题。他之所以补充了第二句，可 能要隐含他不太确定X 是不是真的去了图书馆。

格赖斯用作违反质量准则第一条次则的例子都是例8-4、8-5这样的传 统修辞格：

例 8 - 4

He is made of iron.(他是铁打的。)

例 8 - 5

Every nice girl loves a sailor.(每一个好姑娘都喜欢水手。)

从言传的角度看，上面两句都是虚假的。除了机器人，没有人是铁打的。 所以例8-4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此我们把它解释成隐喻，意思是那个人有 铁一样的坚强性格。例8-5的隐含则是，很多女孩都喜欢水手。

另一方面，当我们没有足够证据时，我们一般会加以限制，说“可能是这 样……”或者“我不太肯定，不过……”。

至于关系准则，格赖斯认为：“通过真的(不是表面上的)违反关系准则 而传递隐含的例证可能非常罕见，不过下面这则大概可以算一个。在一个高 雅的茶会上，A 说‘Mrs.X is an old bag(X 夫人是个老丑八怪)’,引起一片 尴尬的寂静，这时B 说‘The weather has been quite delightful this summer, hasn't it?(今年夏天天气不错，是不是?)'B 公然使自己的话与前面A 的话 毫无瓜葛。他因此隐含，他不宜评论A 的话；或者更具体地说，他可能隐含， A 失态了。”(同上：54)

下面的例子中，B 故意使用了隐晦的方式，免得孩子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例 8 - 6

A:Let's get the kids something.(我们给孩子们弄点吃的吧。)

B:Okey,but I veto I-C-E C-R-E-A-M-S.(好的，不过我否决b-i-n-g j-i 1-i-n-g 。)

在说明对避免歧义准则的违反时，格赖斯引用了布赖克(Blake) 的诗句 “Never seek to tell thy love,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在这个例子里， love 可以指一种感情，也可以指被爱的人。“Love that never told can be”的 意思可能是“无法诉说的love”, 也可能是“不可告人的love ( 一 旦告诉人， love 就会消失)”。

如果评论家用的是例8- 7b, 而 不 是 例 8 - 7a, 那么他的冗长隐含X 小 姐 的演唱非常糟糕，都不能算“唱”了。

例 8 - 7

a.Miss X sang“Home sweet home”. (X小姐唱了《家，甜蜜的家》。)

b.Miss X produced a series of sounds that corresponded closely with the score of“Home sweet home”.(X小姐发出了一些声音， 接近《家，甜蜜的家》的旋律。)

格赖斯没有给出“缺乏条理”的例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说来，缺 乏条理的话不能传递任何信息，只能说明说话人的脑子有问题。“They had a baby and got married(他们有了孩子，结了婚)”并不是 “They got married and had a baby(他们结了婚，有了孩子)”的颠倒表达。这两句都是有条理的， 只是意思不一样。但是，汉语的例子“屡败屡战”可以看作利用“有条理”准 则的一个例证。

**8.2.3 隐含的特征**

在《逻辑与会话》的结尾部分，格赖斯简单地提到了会话隐含的一些特征。 下面，我们将结合别的语言学家的研究来总结一下格赖斯的观点。

**1.可推导性(Calculability)**

说话人试图传递他的会话隐含，而听话人也能理解这些会话隐含，这一事

实说明，会话隐含是可推导的。它们可以根据已知信息被推导出来。在文章中， 格 赖 斯 罗 列 了 下 面 这 些 必 需 的 信 息 ：

(1)所用的词的常规意义和可能涉及的指称对象；(2)合作原则及其 各条准则；(3)话语的语言或非语言语境；(4)其他相关的知识背景；(5) 下列事实(或假定的事实):会话双方都能得到前面几条提到的信息，而 且双方都知道或假定那是事实。(同上：50)

他提出，人们推导会话隐含时一般遵循以下模式：当某人说了什么从表面 (在言说的层次)上看没有意义的话时，你不会草率地认为他在胡说八道，不 再去细想，而会从更深一层去挖掘其暗含意义。如果根据你掌握的所有信息，

有一种解读正好支持你前面的假设，那么,你会认为这种解读正是说话人想要 传递的。例如，在前面那个推荐信的例子里，读信的人不会认为它毫无用处， 读了一遍就弃之不理。他会假定写信人确实遵守了合作原则之类的惯例，试 图说出一些相关的、真实的东西。既然最重要的是X 先生是否适合这项工作， 而对于这一点，信中没有明确表态，那么,读信人不得不假定写信人对此是持 否定态度的。

**2. 可取消性(** Cancellability)

可取消性也被称为可废除性(defeasibility) 。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会话隐 含的存在依赖于一些因素：所用词的规约意义，合作原则，语言和情景语境， 等等。所以，如果其中一个因素变了，隐含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例如，例8- 8a 的隐含一般是b 。但如果在a 句里加上“if not more”, 变成c 句，那么前面 的隐含 b 就被取消了，c 的意思就变成了d。

例 8 - 8

a.John has three cows.(约翰有三头奶牛。)

b.John has only three cows.(约翰只有三头奶牛。)

c.John has three cows,if not more.(约翰有三头奶牛，如果不是更 *多。)*

d.John has at least three cows.(约翰至少有三头奶牛。)

在推荐信那个例子里，如果写信人加上一句 “though I don't mean he's no good at philosophy(但我并不是说他的哲学不好)”,那么原来的隐含就不存 在了。朱镕基总理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也说明，通过增加句子可以取消原 来的隐含。

会话隐含也可以只通过情景语境来消除。如果有三头牛是从政府获得补 助金的条件，那么当检查员问约翰的邻居e 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回答f, 同 时 不隐含b。

e.Has John really got the requisite number of cows?(约翰真有足够 数量的奶牛吗?)

f.Oh sure,he's got three cows all right.(哦，当然，他确实有三头 奶牛。)

同样，在推荐信那个例子中，如果那个学生是要申请英语讲师的职位，那 么这封推荐信就有正面作用了。

**3. 不可分离性**(Non-detachability)

不可分离性是说，会话隐含是依附于话语的语义内容，而不是语言形式。

因此，我们能用同义成分来替换话语的某一部分，而不改变原来的隐含。换言 之，即使改变话语的具体词语，会话隐含也不会因此从整个话语中分离出去。 例如，例8-9从a 到 e 用讽刺口吻说出来时，表达的隐含都是例8-10。

例 8 - 9

a.John's a genius.(约翰是个天才。)

b.John's a mental prodigy.(约翰是个智力奇才。)

c.John's an exceptionally clever human being.(约翰是个特别聪明 的人。)

d.John's an enormous intellect.(约翰是个大有才智的人。)

e.John's a big brain.(约翰是个智囊。)

例 8 - 1 0

John's an idiot.(约翰是个白痴。)

在格赖斯用来说明违反关系准则的例子“Mrs.X is an old bag” 里，回应 的话，只要跟这句话没有直接关系，都会产生“你现在不应该谈论这个”这样 的隐含，而不一定要说“The weather has been quite delightful this summer, hasn't it?”, 诸 如 “What a beautiful dress!(多漂亮的衣服!)”“Your son's very smart!(你儿子真聪明!)”“The music's great!(音乐棒极了!)”这样的 话都有这个隐含。

不过，与方式准则相联系的会话隐含不具有这个特征，因为它依赖于话 语的形式而非内容。如果用“But don't give them ice creams”来替换“but I veto I-C-E C-R-E-A-M-S”,就会泄露天机。

**4. 非常规性(** Non-conventionality)

会话隐含与词语的常规意义显然不同。为了更好地说明二者的区别，我 们来看一些衍推的例子。在语义那一章，我们说衍推反映的是两个句子之间 的逻辑关系，第一个句子为真，第二个句子就一定为真；第二个句子为假，第

个句子就一定为假。我们当时用了例8-11这样的句子，而例8-8a 除了

有例8 - 8b 这样的隐含，也有像例8-12中句子之间的衍推义。

例8 - 11

a.I saw a boy.(我看到一个男孩。)

b.I saw a child.(我看到一个孩子。)

例 8 - 1 2

a.John has some cows.(约翰有一些奶牛。)

b.John has some animals.(约翰有一些动物。)

c.John has something.(约翰有某物。)

d.Somebody has three cows.(某人有三头奶牛。)

e.Somebody has some cows.(某人有一 些奶牛。)

f.Somebody has some animals.(某人有一 些动物。)

g.Somebody has something.(某人有某物。)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衍推是常规意义的一部分。单词cow ( 奶 牛 ) 的部分意思是“它是一种动物”。要理解 John 的意思就必须知道这是个人名， 所以它可以用somebody 来代替。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个词的衍推，就必须查词 典。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合作原则和上下文来推导出衍推义的。

由于衍推的常规性，它在所有的语境中都是固定不变的。例8-8a 永 远 都有例8- 12的衍推义。不可能存在某个语境，使得例8-8a 为真，而例8- 12为假。因此，衍推义是确定的。相反，会话隐含是不确定的，它会随着语境 的变化而变化。这种不确定性有时也被认为是会话隐含的另一个特征。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总结**会话隐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它是一 种暗含意义，可以在合作原则及其准则的指导下，在词语常规意义的基础上， 联系语境推导出来。在这种意义上，会话隐含相当于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行事 语力。它们都与意义的语境方面有关，用汉语的说法，就是“言外之意”。这 两种理论的不同仅在于对语境意义的产生机制有不同的解释。

**8.3** **后格赖斯时期的发展**

会话隐含理论为解释语言的使用开辟了一条新思路，立即引起了语言学家 的关注。不过，在合作原则及其准则中还有一些矛盾和重复多余的部分。因此， 到后格赖斯时期，语言学家尝试着把这些准则简化成一套原则，这套原则是不 可缺少的，同时又不会有重叠。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介绍四种这样的理论。

**8.3.1** **关联理论**

1986年，斯波伯(Sperber) 和威尔逊(Wilson) 在他们的《关联性 — — 交际与认知》 一书中正式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他们认为， 格赖斯准则，包括合作原则本身，都可以简化成一条关联原则。关联原则的定 义是这样的：

每一个明示交际行动，都传递一种假定：该行动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p.158)①



①在该书第二版中，斯波伯和威尔逊提到实际上有两种基于关联的原则。于是，他们把这一 原则重新命名为“交际关联原则”;又补充了一条“认知关联原则”:人类认知倾向于追求关联最大化。

要理解这个定义，就需要搞清楚其中的关键概念：“明示交际行动”和“最 佳关联假定”。斯波伯和威尔逊同意格赖斯的观点：交际不只是简单的编码和 解码的过程，而且涉及推理。但是他们认为推理只与听话人有关。从说话人 方面讲，交际应该被看成一种表明自身说话意图的行为。他们称之为“明示行 动”。换句话说，交际的完整概括是“明示一推理交际”,所谓“明示交际”或“推 理交际”只是简称。

要解释“最佳关联假定”,我们首先看一下关联性在该书中的三种定义。 第一种定义与语境相联系。

当且仅当一个设想在一种语境中具有语境效应时，这个设想在这个 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p.122)

但是关联性也是个相对概念。有些设想可能比别的设想关联性强。而且， “估算关联性就像估算生产率一样，要考虑产出和投入两个方面”(p.125)。

它不仅取决于产生的效应，还取决于处理它需要付出的努力。因此，斯波伯和 威尔逊又从“程度-条件”角度对关联性作了如下定义：

程度条件1:如果一个设想在一个语境中的语境效应大，那么这个设 想在这个语境中就具有关联性。

程度条件2:如果一个设想在一个语境中所需的处理努力小，那么这

个设想在这个语境中就具有关联性。(同上)

然后，他们详细讨论了“语境”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发现，有时候语境 必须包括所有的背景信息，否则有些设想就很难处理。而有时候有些信息又必 须排除在外，否则付出的努力就会增大，而效应并没有增强。换句话说，语境 的大小取决于所要处理的设想。语境不是给定的，而是择定的。不是先有语境， 再根据语境决定设想的关联性。给定的是关联性。人们一般假定他们要处理 的设想具有关联性(否则他们不会费劲去处理它),然后才会设法寻找一个语 境，使得其关联性最大。

关联性的第二个定义与交际个体相联系。

当且仅当一个设想在某一时刻，在某人可及的一种或多种语境中具 有关联性时，这个设想才在当时与那个个体相关联。(p.144)

他们的最后一个关联性定义跟现象有关。斯波伯和威尔逊认为，关联性“不 只是脑中设想的特性，而且是用来建构设想的外界现象(刺激信号，例如话语) 的特性”(pp.150-151) 。 发话者不能直接给受话者提供设想。说话人或书写 人所能做的只是以声音或书写符号的形式提供某种刺激信号。这种刺激信号 的出现改变了听话人的认知环境，使某些事实显现出来，或者显现得更明显。

这样，听话人就能把这些事实再现为很强或更强的设想，甚至能用这些设想推 导出进一步的设想。经过这样扩展的关联性概念定义为：

当且仅当某个现象显映的一个或多个设想与某个体相关时，这个现 象才与该个体有关联。(p.152)

因此，最佳关联假定是：

(a) 发话者意欲向听话者显现的这个设想集{I}, 具有足够的关联性， 值得受话者花时间去处理其明示性刺激信号。

(b) 这一明示性刺激信号，是发话者可能用来传递{I} 的关联性最大 的信号。(同上)①

这就是说，每句话语都假定努力和效应能取得最佳平衡。一方面，所要达 到的效应永远不会小得不值得处理；另一方面，需要付出的努力永远不会大得 超过取得效应的需要。相对于所要达到的效应而言，需要的努力总是最小的。 这等于说，“在所有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对某信号的解读中，受话者第一个想 到的解读就是发话者意欲传递的解读”(pp.168-169) 。 例如，对听话人而言， 例8 - 13a 的第一解读通常是乔治有一只大的家猫。

例8 - 13

a.George has a big cat.(乔治有只大猫。)

因为cat 这个词是有歧义的，它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指猫科的其他动物。 也就是说a 也可能被用来表达b 的意思。

b.George has a tiger,a lion,a jaguar,etc.(乔治有只老虎、狮子、 美洲豹等。)

但是斯波伯和威尔逊认为，即使b 的解释是正确的，它也只能满足最佳关 联假定的第一条，即b 有足够的关联性；却不能满足第二条，即b 不是关联性 最大的，因为为之付出的处理努力会增加。换句话说，如果 b 就是说话人要表 达的，那么他应该用c 这样的句子；或者，如果他缺乏必要的信息，可以选择 d 或 e 这样的句子：

c.George has a tiger.(乔治有只老虎。)



①在《关联性》第二版的后序中，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最佳关联假定修订如下：(a) 该明示 性刺激信号有足够的关联性，值得受话者付出努力去处理；(b)该明示性刺激信号是发话者能力 和意愿所允许的关联性最大的信号。

d.George has a tiger or a lion,I'm not sure which.(乔治有只老虎 或者狮子，究竟是什么我也不太确定。)

e.George has a felid.(乔治有只猫科动物。)

这些话语都会减少听话人需要付出的努力，不用先得出b, 然后再进行比 较和选择。因此，他们认为听话人不必担心。符合关联原则的第一解读总是 最好的假设，其他所有的解读都不符合最佳关联假定的第二条。

**8.3.2** **Q** **原则和** **R** **原则**

这是个简化较少的二元模式。1984年由霍恩(Horn) 在他的《语用推理 的新分类初探——基于Q 原则和R 原则的隐含》一文中第一次提出。1988年， 他在《语用学理论》 一文中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两条原则。 Q 原则源于格赖斯 的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R 原则源于关系准则。但二者比格赖斯的准则内容更 宽 泛 。

在1984年的论文中，霍恩首先介绍了齐波夫(Zipf) 的省力原则。齐波 夫发现，在语言使用中存在两种竞争力量：单一化力量，或者叫说话人经济原 则；多样化力量，或者叫听话人经济原则。第一种力量朝着简化方向推动，如 果不加阻止，会导致用一个词来表达所有的意思。而第二种力量，是反歧义原 则，会导致每种意思都只用一个特定的词来表达。①

霍恩认为，格赖斯的会话准则，以及由此推导出来的隐含主要是来自这两 种竞争力量。例如，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要求说话人要充分传达他的信息，从 本质上说，这符合齐波夫的听话人经济原则。方式准则中的“避免含混不清”

和“避免歧义”也符合听话人经济原则。其他准则，即使不是全部，也大部分

与说话人经济原则一致，如数量准则的第二条次则、关系准则和简练准则。他

的观点和斯波伯、威尔逊的观点相同，认为数量准则第二条次则特别接近关系

准则。他问“除了把与眼前的事毫无关联的话包括了进来，还有什么能使你的

话多于必需的?”(Horn,1984:12) 。 所以，霍恩建议把格赖斯的所有准则②

简化成下面两条原则

Q 原则(基于听话人):

你的话语要充分(参照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

说得尽可能多(在符合R 原则的前提下)



① 现实当然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妥协。 一个词可以表达许多不同的意思，这叫一词多义； 而一种意思也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这叫多词同义。

②从上文可以看出，质量准则是个例外，它仍然保留在新的理论中。

R 原则(基于说话人):

你的话语应是必要的(参照关系准则、数量准则第二条次则和方式准 则①)

只说必须说的(在符合Q 原则的前提下)(同上：13)

基于听话人的Q 原则是充分条件，它意味着说话人提供的信息是他所能 提供的最大信息。例如，例8-14a 隐含b。

例8 - 14

a.Some of my friends are linguists.(我的一些朋友是语言学家。)

b.Not all of my friends are linguists.(不是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语言 学家。)

相反，R 原则则鼓励听话人推导出更多的意思。像例8-15这样的言语行 为就是典型的例子：

例8 - 15

Can you pass the salt?(你能把盐递给我吗?)

霍恩说：“如果我问你能否把盐递给我，而我又知道，你无疑是有能力这 么做的，这时，我是想让你推导出我并不只是在问你能否把盐递给我，而是在 要求你这样做。(如果我实际上知道你能把盐递给我，那么这个是否问句就是 无意义的；如果你假定我遵循了关系准则，你就会推导出我要说的不只是明说 的意思。)”(同上：14)

在1988年的论文中，霍恩认为Q 原则是“基于听话人的经济原则，要求 信息内容的最大化，类似于格赖斯的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而R 原则是“基 于说话人的经济原则，要求形式的最小化，类似于齐波夫(1949)的‘省力原 则’”(p.132) 。 这就是说，Q 原则与内容有关。遵循这条原则的说话人会提供 最充分的信息。而R 原则与形式有关。遵守这条原则的说话人会用最小的形式， 因此，听话人有权推论说话人的意思比他明说的要多。

为了证明这两条原则的有效性，霍恩考查了大量的语言现象，包括历时的 和共时的，词汇的和语法的，基于言语的和基于语言的。这里，我们只介绍他 关于否定可以取消隐含和避免使用同义词的论述。

霍恩发现，基于Q 原则的隐含可以通过元语言否定来取消，因为它不影 响明说的内容；基于R 原则的隐含则不能。例如，否定通常的意思是“少于”, 所以，例8- 16a 的一般意思是b:

①如上文所示，方式准则中的次准则没有全部归人R 原则，“避免含混不清”和“避免歧义” 这两条方式次准则事实上属于Q 原则。

例 8 - 1 6

a.He didn't eat three carrots.(他没有吃掉三个胡萝卜。)

b.He ate less than three carrots.(他吃了不到三个胡萝卜。)

如果我们像c 那样重读three, 也就是用元语言否定(意思是“他吃了三 个胡萝卜不是事实”,而不是“事实是他没有吃掉三个胡萝卜”),那么b 的 意 思就被取消了，我们可以接下去说d。

c.He didn't eat THREE carrots.

d.He ate FOUR of them.(他吃了四个。) 同样，我们也可以说e 和 f:

e.You didn't eat SOME of the cookies-you ate ALL of them.( 你 不是吃了一些饼干，而是全吃了。)

f.It isn't POSSIBLE she'll win-it's CERTAIN she will.(她不是 可能会赢，而是一定会赢。)

相反，例8- 17a 与 b 的意思不同，尽管c 与 d 的意思相同。

例8 - 17

a.I didn't break a finger yesterday.(我昨天没有折断一根手指。)

b.I broke a finger,but it wasn't one of mine.(我折断了一根手指， 但不是我的。)

c.I broke a finger yesterday.(我昨天折断了一根手指。)

d.I broke a finger of mine yesterday.(我昨天折断了自己的一根手 指。)

原因在于，这里的d 是基于R 原则的隐含，

而例8 - 16b 是基于Q 原则的隐含。不过好像 也有例外。如例8- 18 ,a 和b 分别有基于R 原则的隐含c 和d, 而 c 可以通过元语言否定 被取消，就像 e 那样，虽然 f 像预料的那样是 不可接受的。

例 8 - 1 8

a.John had a drink.(约翰喝过了。)

b.The secretary smiled.(秘书笑了。)

c.John had an alcoholic drink.(约翰喝了酒。)

d.The female secretary smiled.(女秘书笑了。)

e.John didn't have a drink-that was Shirley Temple.(约翰没喝酒， 喝的是软饮料。)

f.\*My secretary didn't smile-I have a male secretary.(\* 我的秘 书没笑——我有一个男秘书。)

霍恩认为，这个例外只是表面上的，不是实质性的。说话人的直觉和词典 编纂者的做法都告诉我们，drink 的隐含，即 alcoholic drink, 已经成了常规意 义的一部分；而 secretary的隐含female secretary 还没有成为常规意义的一部 分。换句话说，alcoholic drink 已经成了drink 的一个义项，不再是隐含。

霍恩用来支持他的两条原则的另一个现象，可以称为“避免使用同义词”。 麦考莱(McCawley,1978) 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由于词汇化的存在， 相对多产的构词过程受到限制。他的第一个例子最初是Householder(1971: 75)注意到的。形容词pale 和颜色词能组合成很多短语，如pale green,pale blue,pale yellow, 但 pale red 听起来就有点古怪，这是因为存在pink ( 粉 红 色)这个词。只有在指比红色浅，又比粉红深的颜色时才用pale red。也就是说， 因为有 pink,pale red的使用就受到限制，而pale blue 和pale green 则没有这 样的限制。

在另一个例子中，霍恩引用了麦考莱有关使役动词的例子。

例8 - 19

a.Black Bart killed the sheriff.(布赖克 · 巴特杀了警长。)

b.Black Bart caused the sheriff to die. (布赖克 · 巴特把警长弄死 了。)

例 8 - 1 9a中的词汇使役式往往用在通常的使役情况中，表示直接的、无 中介的物理行为；而b 这样的多产使役式往往用于表示间接原因。同样，例8- 20a 也用了无标记的词汇使役式，这隐含车是用一种无标记方式停住的，比如 踩刹车踏板；而b 用的是词形复杂的形式，这就隐含采用了某种不寻常的办法， 比如拉了手刹。

例8 - 20

a.Lee stopped the car.(李停了车。)

b.Lee got the car to stop.(李使车停了下来。)

霍恩认为，虽然麦考莱等人的观点有待于发展完善，但其背后的看法是正 确的，“它本质上是这一个看法：无标记形式用于通常的、无标记情况(通过基 于R 原则的隐含);而相应的有标记形式则用于‘剩下的'情况(通过基于Q 原则的隐含)”。(Horn,1984:29)

实际上，这种看法就是他在前文说过的语用分工。霍恩注意到，Q 原则和 R 原则常常直接冲突。“如果说话人只遵守Q 原则，她就会说出自己知道的一 切，以防遗漏；而如果说话人只遵守R 原则，为了保险起见，她很可能什么都 不说。事实上，格赖斯等人已经讨论过的许多准则冲突都涉及数量准则第一 条次则和关系准则的冲突”(同上：15)。但是“这两条原则可能在解决彼此 之间的冲突时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同上：22)。他认为解决的方法就是如下 的语用分工：

在可以使用相应的无标记的(简单而“省力”的)表达式时，使用有 标记的(相对复杂而且/或者冗长的)表达式，往往被解释成要传递有标 记的信息(无标记表达式不会或不能传递的信息)。(同上)

**8.3.3** **数量原则、信息量原则和方式原则**

这个三分模式是莱文森(Levinson) 在他1987年的论文《语用学与照应 的语法——约束和控制现象的部分语用简化》中提出的。莱文森说，实质上， 数量原则、信息量原则和方式原则是对格赖斯的数量准则的两条次则和方式 准则的重新解释。质量准则就像在霍恩的理论中一样，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莱文森不同意斯波伯、威尔逊和霍恩的做法，把数量准则第二条次则归属 于关联原则或R 原则。他认为，数量准则是与信息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 “关联性是衡量能否及时实现交往目标的”(Levinson,1987:401), “主要是 关于对方交往目标的满足程度、语篇的话题要求和顺序要求的满足程度，就 像有问就要有答那样”(Levinson,1989:467) 。 它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关于 信息的。于是他把数量准则第二条次则重新命名为“**信息量原则”**(Principle

of Informativeness),简写为I 原则；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命名为“**数量原则”**

(Principle of Quantity),简写为 **Q** **原则。**

讲到方式原则时，莱文森把对霍恩原则的批评和自己观点的表达结合在 一起。他指出，霍恩没有区分两种“最小化”:语义最小化和表达式最小化。

语义最小化，或内容最小化，等于语义概括化。这就是说，概括性越强的

词语，语义量越小，内涵越小(相反，其外延会越大);而概括性越差、越具体 的词语，则语义量越大。例如 ship 和 ferry,flower 和rose,animal 和 tiger, 前 者都比后者概括性强。选择前者而不选择后者是个最小化过程。

另一方面，表达式最小化，或者说形式最小化，是就表面的长度和复杂性 而言的。它与一个词语的语音形式和词汇形态有关，所以，正常重音的词语 要比相应的非正常重音的词语形式小。意义相当的词语(即同义词语)中，如 frequent ( 频 繁 ) 和 not infrequent(不是不频繁),to stop a car( 停 车 ) 和to cause a car to stop(让车停下来),越短的、组成成分越少的，形式越小；反之，

越长的、组成成分越多的，形式越大。

莱文森主张，只有语义最小化与信息量原则有关。表达式最小化则属于 方式原则，因为它与语言单位的形式有关，与表达的方式有关，而与表达的内 容或表达的多少无关。他也批评了霍恩的语用分工。他说，“霍恩语用分工涉 及的对立，是有标记形式和无标记形式之间的对立，更确切地说，是常用和不 常用形式之间，或短小和冗长形式之间的对立。这个区分跟信息量没有关系， 相应的表达式被认为是同义的；相反，它只跟表层形式有关，因此，这些会话 隐含应该被恰当地归属于方式准则”(同上：409)。

后来，莱文森又把他的原则叫作“探索法”(heuristics) 。 如，莱文森(Levinson, 2000b:31-34) 提出了如下三条探索法：

**探索法1**

没有说的，就是不想说的。

**探索法2**

简单描述的是用通常方式举例说明的。

**探索法3**

用不正常方式表达的，就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有标记信息表示有标记 情形。

然后，他解释说，第一探索法(他又称之为“数量探索法”)“跟格赖斯 的数量准则第一条次则有相当透明的关系”(同上：35)。它负责两种会话隐含：

等级会话隐含和分句会话隐含，分别由例8-21和8-22说明，其中的a 句隐 含b句。

例8 - 21

a.Some of the boys came.(来了一些男孩。)

b.Not all the boys came.(不是所有的男孩都来了。)

例8 - 22

a.If eating eggs is bad for you,you should give up omelets. ( 如 果 吃鸡蛋对你没好处，你就不要吃煎鸡蛋了。)

b.Eating eggs may be bad for you,or it may not be bad for you.( 吃 鸡蛋可能对你没好处，也可能对你没坏处。)

换言之，等级会话隐含就是涉及霍恩Q 原则的会话隐含。像all,some 这 样的词组成数量等级<all,some〉, 其 中all 是信息量较大的项，或强项，some 是信息量较小的项，或弱项。

另一方面，分句会话隐含则涉及不同的分句。如果说话人用了例8-23, 而不是8-22a, 那么,就不会有8-22b 这样的会话隐含。

例 8 - 2 3

Since eating eggs is bad for you,you should give up omelets.( 既 然 吃鸡蛋对你没好处，你就不要吃煎鸡蛋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例8-22a 和8-23是两个对应分句，可以表达为<(since

p,q),(if p,q)>。用 since 的分句是信息量较大的分句，较强的分句；而用

if 的分句则是信息量较小的分句，较弱的分句。

第二探索法(又称为“信息量探索法”)“可以更直接地跟格赖斯的数量 准则第二条次则联系起来， ……其基本思想当然是，可以被视作当然的事情 就不需要说了”(同上：37)。如，下列a 句都隐含b 句。

例 8 - 2 4

a.John turned the key and the engine started.(约翰转动钥匙，引擎 启动了。)

b.John turned the key,and then the engine started.(约翰转动钥匙， 然后引擎启动了。)

John turned the key,therefore the engine started.(约翰转动钥匙， 因此引擎启动了。)

John turned the key in order to start the engine.(约翰转动钥匙， 以便启动引擎。)

例 8 - 2 5

a.If you mow the lawn,I'llgive you $5.(如果你修剪草坪，我就给 你5美元。)

b.If and only if you mow the lawn,I'll give you $5.(你只有修剪 草坪，我才给你5美元。)

例 8 - 2 6

a.John unpacked the picnic.The beer was warm. (约翰打开了野餐。

啤酒是温的。)

b.The beer was part of the picnic.(啤酒是野餐的一部分。)

例 8 - 2 7

a.John said“Hello”to the secretary and then he smiled.(约翰跟秘 书说“你好”,然后他笑了。)

b.John said“Hello”to the female secretary and then John smiled. (约翰跟女秘书说“你好”,然后约翰笑了。)

例 8 - 2 8

a.Harry and Sue bought a piano.(哈里和苏买了一架钢琴。)

b.They bought it together,not one each.(他们一起买了一架钢琴， 不是每人各买一架。)

例8-29

a.John came in and he sat down.(约翰进来，他坐下。)

b.John₁came in and he₁sat down.(约翰进来，约翰坐下。)

第三探索法(又称为“方式探索法”)“可以跟格赖斯的‘要清晰’方式准 则直接联系起来，特别是其中的第一条次则‘避免含混不清’和第三条次则‘避 免冗长’ ……其基本思想是第二探索法跟第三探索法之间有一个隐性对立，或 寄生关系，即，用简单、短小、无标记方式叙述的内容，要作通常的解读；如 果用了有标记表达式，那就暗示应该避免通常的解读”(同上：38)。

如，例8 - 30a 应该根据信息量探索法作通常的解读。假设这时的可能性 是 n, 那 么 8 - 3 0b 就应该根据方式探索法作有标记解读，也就是说，这时的可 能性低于n。

例8-30

a.It's possible that the plane will be late.(飞机很可能要晚点。)

b.It's not impossible that the plane will be late. (飞机晚点不是不 可能的。)

同样，如果用较长的表达式，而不用简单的使役动词，那就暗示实际情形 跟常态有些区别。例8-31a 隐含“比尔是用通常方式，通过踩刹车板停车的”, 但是，8-31b 则隐含“比尔是用间接方式，不是通常方式，是通过使用手刹这 样的方式停车的”。

例8-31

a.Billstopped the car.(比尔停了车。)

b.Bill caused the car to stop.(比尔使车停了下来。)

再如，如果说话人用了有标记表达式 the man,而不用无标记表达式he,

那么下例中的John 和 the man就不会同指。

例 8 - 3 2

John came in and the man laughed.(约翰进来，那人笑了。)

莱文森用这些探索法解释自己的理论，使问题得以简化， 一般读者更易 接受。

**8.3.4** **社会认知路径**

近年来，有学者试图把不同语用学流派，如关联理论派、新格赖斯派，甚 至欧洲大陆派①,整合到一起。这一节我们介绍这样一种尝试——美国纽约州 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伊斯特凡 · 凯奇凯斯(Istvan Kecskes)教授提出的社会 认知语用学路径。

凯奇凯斯从2008年开始积极倡导社会认知路径，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 晚期开始他就在研究类似思想。他这方面最重要的著作是2014年出版的《文 *化间语用学》(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这也是本介绍的主要依据。*

在他看来，“交际涉及不可分割、互相支撑、互相影响的两组特色之间的 互 动 ”(p.47), 表示如下：

**表** **8** **-** **1**

|  |  |
| --- | --- |
| 个人特色(individual traits) | 社会特色(social traits) |
| 前语境(prior context) | 实际情景语境(actual situational context)② |
| 凸显度(salience) | 关联性(relevance) |
| 自我中心论(egocentrism) | 合作(cooperation) |
| 注意力(attention) | 意向(intention) |

因此，讨论交际就应该同时考虑这两组特色。这是社会认知路径的中心 论点 。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凯奇凯斯的路径，我们在此重点介绍一下“合作”和“自 我中心论”这对概念。新格赖斯派跟关联理论派曾就这个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威尔逊和斯波伯坚持他们的关联原则跟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不矛盾，因为“声称 会话根本就不是合作举动的理论是不可信的”,但是，“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因为 会话是合作举动，话语就应该像这样被解读”(Wilson &Sperber,1981/1998: 365,黑体是原有的)。他们认为，“一定量的合作是说话人要付出的代价，如 果想在这种本质上是自我中心的活动中取得成功的话”(同上：365-366)。

凯奇凯斯注意到关联理论派对格赖斯合作原则的批评有致命的缺陷。他 认为，“我们需要区分交际合作跟社会合作 ”(Kecskes,2014:27, 黑体是原有



①出于简化目的，我们在前面几节没有提及欧洲大陆派。事实上，关联理论派和新格赖斯 派都是不同于欧洲大陆派的英美派。因为他们都把语用学看作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就像语音学、 音系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一样。欧洲大陆派则把语用学看作一种视角，“语用学应该被界 定为……视角，一种看待音系学家、形态学家、句法学家、语义学家、心理学家、社会语言学家等 研究内容的视角”。(Verschueren,1987:3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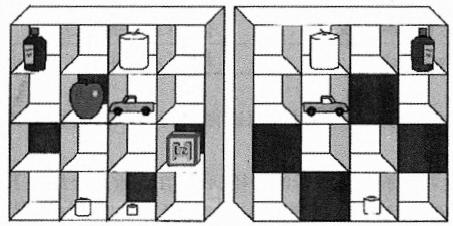
②原文此处用的是“经历”(experience), 而不是“语境”(context) 。 但是，在正文里， 他有时把experience/context 连用，因为一个人的“前经历”构成他说话时的“前语境”。而且 语境问题是凯奇凯斯社会认知语用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因此我们在此使用“语境”这个术语。

的)。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不是“正面的，社会‘顺畅’或令人愉悦的”(同上), 而是人们交际时持有的假定 遵守合作原则他们就会成功。即使两个人有 不同意见，在争论，他们也预期“谈话是有意义的，会有某种结果，对方是在 关注自己”(同上)。关联理论派讨论的却是“社会合作还是不合作”(同上： 33),跟格赖斯所讲的交际合作不是一回事。因此，格赖斯合作原则“当然还 应该被看作交际的主要推动力”(同上：27)。

尽管如此，凯奇凯斯主张，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而“只 是硬币的一面”(同上)。根据认知实验研究，我们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自 我中心论大部分时间在交际中占统治地位。凯萨、巴尔、霍顿(Keysar,Barr

&Horton,1998) 指出，人们处理语言时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凯萨、巴尔、巴 林(Balin) 、 布劳讷(Brauner)(2000), 凯萨、林(Lin) 、 巴尔(2003),巴尔、 凯萨(2005)进一步报告实验证据，说明听话人有时候采用自我中心策略。凯 萨(2007)明确提出，说话人的自我视角不允许他们遵从合作原则假定。

凯萨等(2000)报告的一个实验如下：



**听话人视角** **说话人视角**

**图8-** **1**

说话人和听话人分别坐在桌子的两边，桌上放着图中所示的架子，有些格 子里放着东西。如图所示，说话人和听话人能看见的东西不完全相同，有4个 格子说话人一边是挡住的。他们发现，当说话人要听话人把小蜡烛拿走时，每 个听话人都先看自己右手第二格最下层最小的蜡烛，尽管这不可能是说话人 的意图所在，因为他看不见。(同上：35)

换言之，自我中心论，从自己的角度、根据自己的知识、按照自己的语境 看问题的倾向，是一种无意识、直觉的反应，因而不可避免。这样界定的话， 自我中心论是对交际的一个方面的客观描述，没有任何只为自己谋利的负面 涵义。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会话参与者虽然都愿意为交流信息而合作， 却可能对特定语境下的“合作”有不同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合作和自我中 心论是互补的，讨论会话时两者都要考虑。

凯奇凯斯的社会认知路径的一个不足是，他所谓的“社会”更多用在“集

体”的涵义上，跟“个人”对立；而不是用在“人际关系”,特别是“情感关系” 的涵义上，跟“认知”“信息”对立。

英美派语用学跟欧洲大陆派语用学的一个区别是，前者更倾向于认知、哲 学，后者更倾向于社会、文化。把这两派语用学思想整合起来，就像凯奇凯斯 尝试的那样，意味着把认知、哲学倾向跟社会、文化倾向整合起来。或者用法 国学者博纳丰(Bonnefon) 及其同事的说法，不仅有涉及话语信息量(即信 息真假)的认知语境，而且有涉及话语情绪(如，是否威胁面子)的情感，或 社会语境。在威胁面子的语境下，some (部分)不太会表示“不是全部”(参 见 Bonnefon &Villejoubert,2005,2006;Bonnefon,Feeney &Villejoubert, 2009)。下例就来自他们的文章(Bonnefon,Feeney &Villejoubert,2009:

250):

例 8 - 3 3

a.What impression did I make during dinner?(我在饭席上表现怎么 样 ? )

b.Some thought you drank too much.(有些人觉得你喝得太多了。)

事实可能是所有在场的人都认为这个人喝得太多了，但是为了给他留点 面子，说话人用了some, 没 用all 。这就是说，在这个场合，霍恩等级<all, some> 不再适用。

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文化因素。根据霍恩，<love,like> 构成数量等级， 使用弱项like (喜欢)就隐含强项love (爱)不适用。然而，在中国文化里， 特别是年长的一代，人们比较内向，羞于公开表达感情，他们常常用“喜欢” 表示“爱”。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认知语用学路径必须同时考虑这些情绪、文化 因素。